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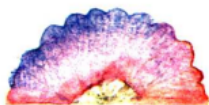
玄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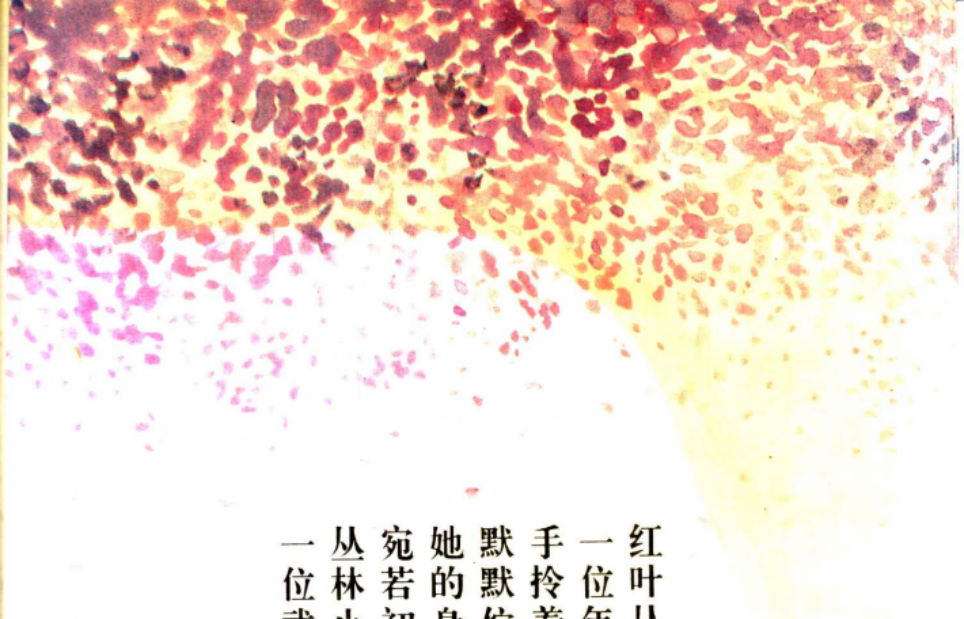


藤泽周平 著

魏大海 侯为 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

红叶丛中
一位年轻的女巫
手拎着小桶
默默伫立
她的身姿静穆美丽
宛若初春的河鳊
丛林小路上
一位武士正在飞奔而来



玄 鸟

魏大海

侯 为

译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2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鸟/(日)藤泽周平著;魏大海,侯为译.一北京:中国
社会出版社,1994.7

ISBN 7-80088-555-0

I. 玄… II. ①藤… ②魏… ③侯… III. 中篇
小说-日本-现代-选集 IV. 1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5120号

玄 鸟

〔日〕藤泽周平著

魏大海 侯 为 译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 邮政编码100032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:4.125 字数:92千字

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,500册 定价:4.00元

ISBN7-80088-555-0/I·42

序

武侠小说在我国拥有广大读者，特别是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，日本亦然。

日本素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，二者泾渭分明。过去，文坛对纯文学推崇备至，对大众文学贬抑太过。从八十年代起，两者相互渗透，界限逐渐模糊，前者汲取后者的故事性和可读性；后者吸收前者的艺术性，取长补短，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这在日本已成定论。

日本的大众文学概念与我国不同，推理小说、武侠小说自不待言，甚至把历史小说也包括进去了。千古文人侠客梦，武侠小说确有一些颇具可读性的作品，情节起伏跌宕，故事性强，语言生动，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丰满，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题材。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《玄鸟》，作者藤泽周平崛起于武侠小说作家新旧更替重要关头的五十年代，是当时一位锋头颇劲的后起之秀。他原名小菅留治，1927年生于“阿信”故乡的山形县，师范毕业后来东京任工商企业报刊编辑，1973年以短篇小说《暗杀的年轮》获直木文学奖。他的小说蕴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，既有刀光剑影，又不乏儿女情长，在艺术上力图表现出自己的追求。我们把《玄鸟》介绍给我国读者，借以窥见日本武侠小说的一斑，以增强对日本文学更加全面的了解。

《玄鸟》是藤泽周平的代表作之一，这次中译本付梓，承

蒙日本放知机公司已故前副总经理小寺隆氏家属小寺寿子女士资助。小寺隆氏是藤泽周平的忠实读者,《玄鸟》陪伴他辗转病床直至心脏停止跳动。重病期间,当他获悉日本成立了“100册日本作品翻译协会”,志在“国际间普及日本文化,组织大企业向外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日本的代表作品提供赞助”,遂表示痊愈出院后愿对他热爱的中国出版《玄鸟》稍尽绵薄。小寺隆氏不幸溘然长逝,他的家属便同“100册日本作品翻译协会”联系,以了故人夙愿。

兹值《玄鸟》中译本问世,谨对小寺隆氏在天之灵表示悼念,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挚的慰问和谢忱。

李德纯

1994年3月2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.....	李 德 纯	(1)
玄鸟.....	魏大海译	(1)
三月鲩.....	魏大海译	(24)
暗杀.....	侯 为译	(57)
鸬鹚.....	侯 为译	(82)
浦岛.....	侯 为译	(106)

玄 鸟

一

“梓平说，燕子还在那儿搭窝，怎么办呢？”

阿路绕到身后，帮丈夫穿着武士装束，柔声细语地搭话道。

“燕子？”

丈夫头也不回地反问道。他个子很高，膀大腰圆。

“真是的，轰走算了。”

“说是轰走了还会飞回来。”

“还在老地方？”

“嗯，门檐下面。”

“那就把燕窝捅掉。”

丈夫冷冷地说，语调中显然老大不悦。他

系好裙裤绑带，接过阿路递上的白扇，俯视跪坐在榻榻米上的阿路叮嘱道：

“梓平回来，就让他去捅好了。”

阿路应道：“明白了”。这个结局早在意料之中，阿路并不感到过分沮丧，但同时也感觉到，昨天看到的两只燕子欢快嬉戏的鸣叫声痛切地回响在脑中。清晨，男仆梓平去邻村采购茄苗，等他回来，就让他把燕窝捅掉。

丈夫挎上刀，走出大门。这当儿，阿路又在丈夫身后说：

“昨天说好，今儿下午去守谷家看姑妈，我带阿常一起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，烤几条小鲷鱼带上。……”

“行啊，姑妈最近好些吗？”

“说是能起床了，大概不久会痊愈的。”

“替我问候姑妈。”

“谢谢夫君，我会转达的。”

大门口，两个丫环和小女儿百合都来送行。阿路目送丈夫走出大门，直到望不见身影，尔后，她嘱咐丫环们不必做饭，牵着百合走下庭院。

阿路家历任“物头”^①，领取藩府俸禄二百石^②，因而，家有宅邸五百坪^③。宅门是长屋式的，宅邸中树木林立，有些地方枝繁叶茂，光线都被遮住了。然而，目前正是抽叶季

① 村长或族长。——译者注

② 计量单位。——译者注

③ 面积单位。——译者注

节。除了邻家墙壁一带常青的杉树、花柏，各类树木抽叶的时间稍异，但大抵已在萌发新芽。新芽青翠欲滴，光亮眩目。前庭至宅门间的山毛巨榉，正沐浴着朝阳，直指中天，闪耀着周身的茸毛。

百合才两岁，跑快了便会跌跤。阿路牵着女儿的手向门口走去。沿着门壁，种着一溜杜鹃花，可见红白相间的小蓓蕾。母女俩小心翼翼，生怕碰落了小蓓蕾。她们从狭窄的夹隙间穿过，走到大门一侧。梓平所说的那只燕窝就在这儿，昨日阿路曾来看过。

其实，檐下所见不过是个褐色泥团，混和着短茬的稻秸。燕窝尚未成形，却也不止是泥团一块。它粘在板壁上，蕴含着一种浓郁的神秘感，仿佛这儿将发生某种变故。燕子此时渺无踪影。

阿路对女儿说：

“很久以前，燕子妈妈生下许许多多的小燕子，热闹极了，可是……”

在阿路的回忆中，当时自己比百合稍大几岁，独自一人来到这儿，仰望燕窝里叽叽喳喳的雏燕。

“可你爸爸讨厌燕窝，他说要把小燕子的家毁掉，怎么办呢？”

听了阿路的话，百合用力攥紧小手，仰脸望着妈妈，唧唧呀呀说了句：“小燕子”。这并非表示她听懂了妈妈的话，只不过是模仿妈妈的发音。百合还从未见过小燕子。

百合的注意力转瞬移至一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上，她拽着妈妈的手直喊：“蝴蝶，蝴蝶！”孩子的手用力一拽，阿路也顺势往邻家院墙走去。蝴蝶已经穿过花丛，飞向那儿。

阿路并不记得燕子从什么时候起在这儿落户，反正身为“物头”的先父三左卫门和继承人，根本不把什么门上的燕子放在心上，听其自然罢了，于是，每当这个季节，燕子就飞到门上絮巢，生儿育女后，又不知所去。

燕子来临，是季节的风景诗。漫长、寒冷的冬天过后，春天的山野鲜花烂漫。春天拂去了料峭余寒，而燕子的到来，则确切地昭示了夏天的开始。

可是，三左卫门病故后，御室乐师矢野家的仲次郎成了阿路的丈夫。这位入赘女婿继承家业后，捅掉了门檐上的燕窝，在他眼中，家门是藩城使者或长官们时时出入之地，不应是燕子之类的生栖之地。也许御家乐师的门第高贵；或是俸禄三百五十石的上流出身，行为规范不同于“物头”之家？总之，仲次郎对这类细微末节，异常敏感。

自然，承继家业的新户主是仲次郎。仲次郎先在“近习班”供职，其后取代三左卫门出任“物头”。他的吩咐，当然不得违抗，可是，仲次郎吩咐把燕窝捅掉时，门上的燕子正在哺育幼雏，阿路觉得于心不忍。

清除燕窝时，只有梓平一人。阿路不忍目睹，闷居家中。可她无法忘记，当梓平捅掉门檐上载有雏燕的燕窝扔到外面去时，老燕子哀鸣着在宅邸的上空盘旋，那声音异常刺耳，凄惨极了。

在邻居杉浦家的院墙边，栽着一排作为分界的树木，郁郁葱葱，除了杉树，还有朴树、李树、齐墩果。白蝴蝶飞入微暗的树荫中，转眼间无影无踪，也许它已飞越院墙，到了邻家院中。

燕子的事情始终萦回在阿路心头，她想，

——要是它不飞回来多好……。

想到非得捅掉燕窝，阿路就有些痛心，她催促百合快走。穿过树荫，便回到通往大门的小径。她要对女佣们分配今天的工作。

踏上小径，她们听见燕子在空中呢喃。仰面望去，两只燕子一前一后飞过桉树梢，旋即从高处俯冲下来，朝大门方向飞去。阿路的脑子里顿时闪过奇异的念头，莫非是三年前惨遭倾巢之灾的燕子归来了，情不自禁地目送燕子飞去。梓平正在这时候回来了。双鬓染霜的梓平，背着竹筐，里面装着买回的茄苗，准备栽到后院菜园中那块新开辟的茄地里。

梓平似乎也看见了一掠而过的燕子，他扭头向燕窝瞥去，走到阿路身边说：“我回来了”，随后小声问道，“老爷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还是说要捅掉”。

梓平自父辈起就在这儿做佣人，因而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。他还记得，阿路孩提时看见小燕子高兴得手舞足蹈，但仲次郎接替户主后，硬是要把燕窝捅掉。

“是吗？”

梓平垂下了眼帘，须眉雪白的脸上流露出苦涩的表情。阿路理解梓平的心情，却不愿看见梓平阴沉的脸色。

“别不高兴，梓平。”

“啊，啊，当然。”

梓平困窘地用蒲扇般硕大的手在脸前晃了晃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你看出我不高兴啦？我这张老脸，要是流露出，请多多包涵。”

二

每次来到姑妈茂登家，阿路都在怀疑姑妈的生活是否幸福。

茂登是“物头”家的小女儿，曾一度喜结良缘。婆家姓石塚，任皇家脚夫总管，俸禄也是二百石。然而，不到一年，丈夫石塚突然死去，茂登只好回到娘家。她自然不受欢迎，在娘家度过了两年多的悠闲日子，又同现在的丈夫守谷喜兵卫再婚。

喜兵卫是个鳏夫，他的大老婆早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，现在有一个女儿留在身边。说起来他们倒也是门当户对，但喜兵卫是个仅有四十石俸禄的瓦匠，所以阿路一直觉得姑妈怪可怜的。

姑妈嫁到守谷家后，不几年便生下三男一女，四十石的俸禄连糊口都困难，姑妈只好揽些零活。亲戚中常有人嘲笑姑妈，说她生了一堆穷光蛋，但姑妈安分守己的宽厚性格中，却潜藏着某种韧性。身为长兄的阿路父亲，对此亦惊诧不已，姑妈竟将家务、零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三男二女个个抚育成人，包括先妻留下来的女儿阿路。

她的子女个个出息。长女和两个儿子已被人相中，许给合适人家。长子则有数学头脑，藩府命其以“薄算见习”的名义，去江户深造。膝下的小女儿多加再一定亲，姑母姑父就从养儿育女的重负中彻底解放了。

尽管阿路家事事如意，但母亲过早病逝，文武双全的哥哥森之助又猝然离开人世。作为继承人长子的死，使父亲三

左卫门留下了病根。看来，姑妈似乎得天独厚。

关于这点从下面情况也可以看出：阿路来到守谷家既感觉家里挤，同时，又从这种拥挤中感受到人丁旺盛所带来的温馨，由此而感到由衷的快意。阿路知道，所谓幸福其实正是嘈闹之中的温情，这是自己那个没落家庭所日益匮乏的。

的确，姑妈近来卧病在床，腰痛不能行走，但阿路此前过来探望时，已能起床操持家务。在家里，阿路对丈夫说姑妈将要痊愈，只不过为了寻找理由来看姑妈。她其实早已想到，姑妈已经完全康复了。

表妹多加去邻街寺庙的茶道教习所学习，尚未归来。阿路便让随同前来的阿常沏茶，留下自己和姑妈单独在一起。

“你看你，小鲷鱼可不贱呀。”

姑妈看到阿路带来的礼物，笑道，“守谷这个穷家，真是难得吃一次小鲷鱼。”

清晨，渔夫的婆娘们常来城下卖鱼。这儿，离海边仅有二里半路程，鱼一卸下船，马上便拉到这儿，所以，卖的鱼都很新鲜。阿路买下几条小鲷，回家烤了便拿到这儿。

小鲷鱼的季节性很强，梅雨之初，味道最好，两人谈了一阵儿海滨的卖鱼女郎。之后，阿路言归正传：

“姑妈，那些奉命缉捕的人有没有消息？”

姑妈茂登似乎估计阿路会提出这个问题，便望着阿路小声答道：

“好象没有成功。”

“没成功？”

阿路大惊失色。

“没出什么事儿吧？”

两个月前，领内的群山中残雪未消，曾有名藩士在城下潜逃，此人名叫宇佐甚九郎，是御家兵械总管。当天傍晚，他在町内甬道中，杀死一名下城幕官，跑回家中，又杀死了积怨甚深、争吵不休的妻子。其后，便销声匿迹。人们以为，凶杀的原因是与被害人上属关系不和。

宇佐刺死的幕官，遍体鳞伤，宇佐不仅背叛藩主，逃亡前还杀死发妻。藩府为此召开紧急幕僚会议，按惯例派出追捕宇佐的杀手。选的杀手有遛马班的濂田源八郎、建筑班的加治彦作和曾根兵六三人，其中曾根兵六是阿路亡父末次三左卫门的秘传弟子，阿路的父亲则是大名鼎鼎的无外派剑师，茂登对这些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

“只要能留条活命就不要紧。”

茂登说道，“听说对手好生厉害，杀手中一人被刺身亡，一人负伤，只有一个安然无恙。伤者在那人的帮助下，历尽周折才回到江户官邸。”

想当初，藩府好容易摸到了宇佐甚九郎的行踪。甚九郎的一个亲戚是富商，就住在远州挂川的城下。在众所瞩目的幕臣会议上，有人判定甚九郎一定在这儿筹足盘缠，然后逃往挂川上方。

甚九郎继任户主的那几年，连年供职于大坂藩藏官邸，因而对上方的地理、人情十分熟稔，只要在挂川的亲戚处凑足生活费用，到上方神不知鬼不觉地隐匿若干年，易如反掌。

月番家老^①当即下令，遣杀手奉旨前往挂川缉拿。三名杀

^① 封建诸侯的家臣之长。——译者注

手从二百八十余藩士中选出，领旨后日夜兼程，直奔东海道挂川驿宿。

这些情况，家里无人不晓，阿路自然也听丈夫说起过。但近两月来，关于在逃犯宇佐甚九郎及追踪而去的三个杀手，可以说杳无音讯，阿路这会儿才算获得了些许消息。

不出阿路所料，果然是派出两名杀手的建筑班首先有了消息。或者，姑妈说的情况家里已无人不知，只是自己没有听到而已，反正阿路的心中感觉到强烈的震动。

“那被打死的一位是谁呀？”

“听说是遛马的濑田。只是这样传说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“受伤的那位是谁呢？”

“这倒还没听说。”

“该不是曾根兵六吧。”

姑妈默然地摇了摇头，表示确实不知道。阿路感到很失望，心想，即便受伤的是兵六，好歹也已返回了江户官邸。不管怎么说，曾根兵六还活着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他正是未曾负伤的那位。这样一想，阿路的紧张心情便缓解了，她感觉自己的呼吸也变得顺畅起来。

突然，听到呼唤自己的名字。仰脸时，正遇上姑妈的目光，诧异地望着自己。

“嗯？”

“你好象十分惦记挂河对岸的曾根呀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阿路沉吟了片刻。建筑班的住宅实际上分有两处，中间是流过市中的洗马河。曾根家就在河那边。

“姑姑知道的呀，曾根兵六是我爹的秘传弟子，而且是